文化更新研究中心
C.R.R.S. Culture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
202- 6960 Royal Oak Ave., Burnaby BC CANADA V5J 4J2
Tel. 604.435.5486 Fax. 604.435.9344
Email. info@crrs.org Web. www.crrs.org

天情 通訊
第 66 期
2015

走出仇恨、操控與偽真理

梁燕城

侮慢與羞辱產生仇恨

伊斯蘭國（Isis）到處用血腥手法屠殺，令世界為之震驚，人類理應有點良知人性，何以可做出這種比禽獸更殘忍的事？當「聖戰約翰」的身份和生平被公開，我們發現，這是一位在成長期生活無憂的年青人，不像那些社會分析家所言，一切原因是因為貧窮。他之所以變得殘暴，主要原因是他被英國中央情報局懷疑、扣押和質詢，受到出境限制，因而產生仇恨。

這仇恨來自一種被龐大權力系統所侮慢和羞辱的感覺，產生了極大的反抗心理。作為少數民族，在大群體中原是異類，在感到被排斥時，如果有人傳來另類意識形態，說宇宙的真主宰視西方現今文明是野蠻的，人若跟從真主之道，不但要守戒律，行道德，且要保衛真主的宗教，團結成大型武裝力量，對西方進行暴力報復。這必然對被羞辱者很吸引，就成為今日恐怖主義的動力。

伊斯蘭與西方文明的互相凌虐

這種侮慢和羞辱，由來已久。本來在這之前，伊斯蘭教興起時，武力十分強大，是伊斯蘭世界侮慢羞辱西方，阿拉伯大軍侵滅原是西方東羅馬的耶路撒冷、大馬士革、埃及與小亞細亞（今土耳其）。其後突厥人的奧斯曼帝國興起，從 14 世紀稱霸中東與南歐，滅拜占廷，長驅直入蹂躪希臘、巴爾幹與匈牙利。差不多十個世紀，伊斯蘭勢力凌虐西方基督教文明。那時伊斯蘭世界是強大而傲慢的，操控多個民族，形成西方與當地原住民的憤恨。

但自從 1683 年奧斯曼攻維也納大敗，奧地利與俄羅斯逐步奪走其歐洲與黑海一帶占地，拿破崙攻破埃及，英國隨後奪回北非伊斯蘭侵佔一千年的土地之後，伊斯蘭世界被西方帝國主義踐踏了二百多年。

西方工業革命，世俗資本主義伴隨帝國主義興起，到西方反過來欺凌伊斯蘭文明，兩次大戰後，列強將中東分割為多個小國，使其爭鬥不休，又栽培以色列，凡戰必勝，這段西方欺凌的歷史，引發埃及原教旨主義興起，影響了拉登。拉登發動 911，終至美國侵略阿富汗與伊拉克。西方的傲慢與操控，引發伊斯蘭世界的憤恨。

西方主義以偽真理操控他者

19 世紀西方列強征服世界其他民族，侵佔土地為殖民地，建立一套殖民地意識形態，認為侵略是為了幫助落後和野蠻民族現代化。這是所謂西方主義（Occidentalism），後殖民思想家 Couze Venn 說「西方主義是……要全球逐漸變得西歐化和現代化。」[1] 認為西方帶來的現代化是一種人類的理想，全球所有文化都當「以歐洲人做為人性與歷史的典範。」[2]

西方控制世界過程中，向全球推進這種西方至上思想，以西方的經濟、政治與文化是最先進的，世界其他文明，包括中國、印度、東南亞、伊斯蘭、拉丁美洲及非洲均是野蠻落後，須跟從西方之路發展，才是正確，並視之為真理。

當今世界霸主美國，在全球推廣這「真理」，自稱為普世價值，不惜發動顏色革命，甚至公然侵略，要摧毀或改變其他國家的制度、文化及生活方式。但真相是，當其他國家轉為西方形態後，西方強大力量就可借自由經濟來操縱其金融、貨幣、生產、市場，並掠奪其資源。在強國影響下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、貨幣等一旦下跌，形成經濟衰退，就要向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會或世界銀行等貸款，之後即被操控，長期還債，又要按西方要求去改革，使改革的後果讓西方獲得更有利資源。

故此，這種西方定義的「真理」或「普世價值」，只是強國控制弱國的一套方法，著名社會學家哈威（David Harvey）稱之為「新帝國主義」（New Imperialism），以資本邏輯取代領土邏輯，利用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銀行，建立經濟支配力量。這「普世真理」絕非宇宙或人性的真理，是一種「偽真理」。

民主、自由、人權與自由貿易都是較好制度的條件，但不是宇宙或人性真理，一旦強國利用之操控世界，干預別國的制度、文化和生活方式，那就是對民主、人權與和平的扭曲，成為「偽真理」。

強國將扭曲的偽真理，作為侵略伊拉克、攪亂烏克蘭與北非的藉口，以自由為侮辱他人宗教信仰的藉口，那都是欺凌弱少，操控他族，是今日世界流血動亂的根源。

原教旨主義以偽真理鼓吹仇恨

仇恨帶來仇恨的反擊，伊斯蘭世界從武力與經濟上都無力與西方抗衡，但卻搬出另一套偽真理，形成恐怖主義的思想，用暴力襲擊無辜的人。本來《古蘭經》的教導大部分是講和平、寬容、仁慈。穆罕默德的教訓也不容許殺無辜人，容許異教徒存在。然而在屈辱與交侵之下，就產生了激進排外的思想，這都成為原教旨主義及恐怖主義的真理觀。

伊斯蘭激進原教旨主義的最早組織，是 1928 年由 Hasan al-Banma（1906-1949 年）所創的穆斯林兄弟會（Ikhwan ul muslieen 英譯為 Muslim Brotherhood）主張一種「伊斯蘭革命」（Islamic revolution），反抗殖民主義、民族主義及共產主義，鼓吹以伊斯蘭教統一所有信徒，先建立伊斯蘭國家，再統一各國，成為一全球性的伊斯蘭政治和軍事力量。

穆斯林思想家西葉基邑（Sayyid Qutb 1906-1966 年），在他的名著《路途上的指標》（Ma'alim fi-l-Tariq，英譯 Signposts Along the Road）中，他開章明義地說：「人類今日是站在深淵的邊緣……是由於人類在價值上的破產，這些價值是真正的人類進步和發展的動力。這在西方世界是極之明顯的，因西方已不再提供實現人性的必須價值了」[3]。

他用古蘭經中 Jahiliyya 一辭描寫西方現代化，這詞在《古蘭經》是指前伊斯蘭時代的蒙昧無知，認為現代西方就是這種愚昧，否定真主的權威，人變得無法無天，任人自以為有人權去放縱自己，創造錯誤的價值。他主張要全力反抗，通過聖戰去對抗西方勢力和世俗主義文化。

在蘇聯入侵阿富汗時，激進原教旨主義者阿參（Sheikh Abdalah Yussuf Azzam）興起。他在約旦任教於拉登所讀的大學，主張穆斯林的解放須以聖戰為中心，不對話、不談判、不妥協，只以暴力推翻西方文化及世俗的伊斯蘭政府，他在沙烏地阿拉伯影響了一批年輕學人，其中包括拉登。

「伊斯蘭」(Islam) 阿拉伯文字意義為順從、和平，伊斯蘭就是對真主無條件的歸順與服從。皈依伊斯蘭教的人稱為穆斯林 (Muslim)，意為「順從真主者」、「實現和平者」。追求和平是伊斯蘭教的根本原則之一。《古蘭經》說：「通道的人們啊！你們當全體入在和平教中，不要跟隨惡魔的步伐，他確是你們的明敵。」[4] 古蘭經第五章第 32 節經文說：「……凡枉殺一人的，如殺眾人……。」伊斯蘭教也是提倡寬容之道的宗教。說：「他們應當恕饒，應當原諒。難道你們不願真主赦宥你們嗎？真主是至赦的，是至慈的。」[5]

但要扭曲這些和平觀，也可引以下經文：「敵對真主和使者，而且擾亂地方的人，他們的報酬，只是應該殺死他們，或釘死在十字架上，或把手腳交互著割去，或驅逐出境。這是他們在今世所受的凌辱；他們在後世，將受重大的刑罰。」[6] 不過前面一節又說：「除因復仇或平亂外，凡枉殺一人的，如殺眾人；凡救活一人的，如救活眾人。」[7]

信仰伊斯蘭教的人，相信《古蘭經》是真主的天啟真理，但若先有自己的觀點，再斷章取義地引《古蘭經》去證明，如激進原教旨主義者只引《古蘭經》5：33 來證明殺人合理，而不理《古蘭經》全面的觀點，不引述《古蘭經》5:32、2:208、24:22 等和平經文。這就是伊斯蘭教真理觀的扭曲，是假借伊斯蘭教之名的偽天啟真理。如今伊斯蘭國的殘暴，就是由這偽真理的意識形態而來。

走出偽真理的迷執

中國哲學大師牟宗三曾將「意識形態」(ideology) 譯為「意底牢結」，十分恰當，當偉大的思想被扭曲為偽真理，又以偽真理來合理化暴力（包括軍事暴力、制度暴力、語言暴力、暴民暴力），又煽動群眾相信這些暴力是達至偽真理的手段，那就形成操控、仇恨、甚至殺戮。

從西方侵略中東，到中東恐布主義的血腥，到西方幕後推動的顏色革命，到各地政府及員警濫用權力，到香港暴民侵擾遊客，都來自「意底牢結」的操控，來自對偽真理的迷執。

群眾各自迷執，高舉其偽真理的旗幟，當以暴力傷人者都以為自己代表真理，世界就變得永無寧日。

走出迷執，必先知道，若有最後終極真理，必超越於人的意識，具深沉奧秘性，人不可能憑自己力量全知道，人更無資格宣稱可以代表真理，更無人有權去用真理之名去傷害他人。

人要尋索真理，須先承認自己無知，對宇宙之大，人生之深奧，用理性去探索，用思考去反省，用修養去體會。

若上天有特殊啟示，宇宙的終極真理是具愛憫之情的上帝，其愛憫本性自然會主動關愛人的苦罪，會向人說話，甚至道成肉身，來人間與人類同甘共苦，承擔苦罪，這是啟示與救贖之道。當人去相信這啟示真理時，不能以迷執之心，因上帝無窮無盡，超越人之認知。人以信心接受，是指人存在深層對真理的開放，以開放及謙虛心靈去觸摸，才得稍窺其恩情慈愛的無盡，在此無盡之下，人更要虛心、清心、單純，越知自己無知，就越能體察崇高價值，越體察就越行出美善、寬恕與慈愛。

1. Couze Venn, The Postcolonial Challenge, Towards Alternative Worlds,引自中譯本，謝明珊譯《後殖民的挑戰，邁向另類可能的世界》(台北：韋伯文化，2011)p.13
2. 同上p.15
3. Roxanne L. Euben, Enemy in the Mirror: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 Rationalism: A Work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(New Jersey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99) p.55
4. 《古蘭經》2:208
5. 《古蘭經》24:22
6. 《古蘭經》5：33
7. 《古蘭經》5：32